



## 人物 洪埔

洪埔(1610年-1678年),本为四平戏著名师傅,后随戏班流动至南安滨海一带,入赘石井镇岑兜村。他将四平戏、宋江戏、竹马戏等民间戏曲相融合,并加以改造、创新,形成福建独具地方特色的独立剧种——高甲戏。因此,洪埔被尊为高甲戏“戏公祖”。

## 遗迹 岑兜古戏馆

岑兜古戏馆位于岑兜村西角份,具有300多年历史。馆内详细介绍高甲戏的前世今生、闽南高甲戏名艺人、岑兜村高甲戏艺人,并珍藏高甲戏演出用品。相传,古戏馆为洪埔所建。



南安市石井镇岑兜村,靠海,少地,高甲戏在这里发祥。

# 王侯将相藏渔村 岑兜戈甲名天下

苏清彬



每个闽南人心里,都有一部高甲戏。一张张脸谱,一句句台词,一声声锣鼓,台上吹拉弹唱,台下人山人海,热闹场面逐渐成为儿时温暖的记忆,挥之不去。

从明末清初缓缓走来的高甲戏,上世纪60年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:《连升三级》多次晋京献演,轰动一时,郭沫若、田汉、老舍、邓拓等文学大师为之题诗撰文,盛赞高甲戏丑角表演艺术“登峰造极”,誉称《连升三级》为“南海明珠”。

泉州高甲戏,三级喜连升,  
独辟新风格,时翻古乐声;  
状元无点墨,皇帝似多情,  
入骨肆嘲讽,人民眼更明。

老舍先生的这首诗道尽《连升三级》乃至高甲戏的辉煌。殊不知,威名遐迩的高甲戏却是由300多年前的一介乡野村夫、南安人洪埔所创建的。

## 改良宋江戏

洪埔是谁?回望他的人生,更像一场戏。洪埔本为江西人氏,是四平戏师傅,于闽赣交界区域以艺为生。明末时,跟随戏班流动到闽南一带演戏,因戏班内部有隙,在漳州一带就地解散。但他并未放弃演戏,而是投身于竹马戏演出。后来流落至南安石井岑兜村,并留在这里娶妻生子。洪埔原本不姓洪,只因入赘,便依习俗改了姓。如今,岑兜村西角份的族谱中,仍然可以找到他的名字。族谱上记载,洪埔为岑兜十一世。

历史有其偶然性,也有其必然性。与其说是洪埔选择了岑兜,不如说岑兜留下了洪埔。

岑兜村与小嶼岛隔海相望。虽说靠海,但当时渔业并不发达,退潮时就变成浅滩,村里人无须坐船,沿着浅浅的海滩,就能走到小嶼岛,岛的对面就是金门。加上当地耕地少,土地贫瘠,常有海潮成灾,世代岑兜村人迫切需要找到谋生的手艺,唱戏成为他们的一门生计。

彼时,闽南民间,逢年过节,迎神赛会,盛行表演“宋江戏”,有时会化装历史大型人物,如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,骑上马队数十双,游行数十里,甚是热闹。路过此地的洪埔心生欢喜:村民不仅热衷戏曲,还形成一定氛围。于是,他选择定居下来教习戏艺。

自唐朝王审知入闽以来,中原文化艺术逐渐南迁。福建闽南一带,一种古老的民间文艺——“唱南曲”流传至明王朝:西汉张良吹散楚兵的洞箫,汉代昭君出塞马上手抱的琵琶、二弦、三弦、拍板等五音,缠绵深沉,声声入耳。

与南曲清唱表演方式不同,作为民间小剧,宋江戏以武打见长,没有说唱,没有故事情节,也无文武器乐配合。身穿铠甲的民间艺人,手持干戈剑枪等十八般武器,在广场上操演“八卦阵”等阵图,尔后操练各式武打拳术。

见识广博的洪埔,戏文、表演、曲牌、文武乐场等,样样精通。但他对闽南流行的宋江戏有一番看法:在婚诞喜庆,被聘请戏大事铺张,耗资甚巨。对于这种陋习,他萌生了改革的念头。唱戏为生的洪埔,倡导将其改为“倩戏”(雇戏),倩者只需付一定的戏资即可,不要像以前那样挥霍。

其次,他在四平戏“一人唱,众人和”的基础上,融合宋江戏的精彩武打,竹马戏“骑着竹马出场,边舞弄边唱曲”等其他剧种表演特色,去芜存菁,重新创作。于是,有了高甲戏的雏形。

## 人称“戏公祖”



岑兜村一角,高甲戏3D彩绘墙。

洪埔之所以能登上高甲戏“祖师爷”宝座,得益于让它成为一种地方剧种。明朝时代的泉州文化艺术繁荣,民间有百戏,南曲、宋江戏、木偶戏、梨园戏等戏曲争奇斗艳,百花齐放。

高甲戏脱胎于“宋江戏”,又根据观众的审美需求,突破剧目限制,丰富演出剧目。不拘于时的洪埔,根据明代贪官污吏更多的特点,主持改编创作了《单刀赴会》《鸿门宴》《三气周瑜》等诸多历史剧,由于剧目多以忠孝节义、朝政忠奸以及公案为主,有除暴安良、惩治奸臣、伸张正义等故事情节,一经面世,就深得戏迷喜爱。明末至清初年间,泉南、同安一带喜庆节日,盛行雇

请岑兜戏班热闹助兴,洪埔师徒戏班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化。身处文化底蕴深厚的泉州,洪埔还从闽南人喜听乐闻的南曲中选取曲牌曲调,作为主要唱腔,有固定曲牌,有特定表演程式。因大多演历史大型剧,原本依旧四平戏三花、三生、三旦等九角来表演,人数已经不够用。洪埔在九个角色的基础上,又各增加一个副角,共十八个角色,正角演文戏,副角演武戏。如此一来,就容易演文戏、武戏及半文武戏,则谓“九角戏”。

至于高甲戏名称的由来,流传较多的有两个版本:一说演出时搭高台,穿战甲,

拿戈枪,故称“戈甲戏”(“戈”与“高”闽南语音同)。另一说法是因为戏班到海外演出,侨胞称家乡来的戏是高等甲戏,戏班回来就自称为“高甲戏”。

不管称谓从何而来,这位“南安女婿”为高甲戏作出了很大贡献。《中国戏曲志·福建卷》记载:洪埔编排积累了一套固定剧目……较多“大气戏”都要有定型的唱白,定型的场次和表演,由于编演了“剧种统一定型剧”,使后来不同地方班社,不同年代科班,不同师承教传,可同台合演一个剧目,或几个戏班架设联台,同样剧目演出,能够同功同曲同鼓点,同始同终的表演,从而引起广大观众的注目,后人呼其为“戏公祖”。

“戏公祖”名不虚传。过去,戏班同人,每为艺事争得面红耳赤时,总要说句口头禅:“不信,去问南安岑兜戏公祖”。



位于岑兜村的洪埔塑像。

## 十家九唱戏



南安市高甲戏剧团新编大型高甲戏《郑成功》剧幕。

时光流转,作为高甲戏发祥地,岑兜村一直流传着一则故事。

岑兜村北山坡顶,石莲公路两旁各有一墩巨石,北边叫“石墓牛”,南边叫“石墓厅”,形状宛如一担书笼。传说从前有位地理大师,路过此地,赞曰:“书岑兜下结阳居,应为文人比肩,官宦接踵。”然而,进村仔细查看,却不见坊碑府第遗迹,祠堂里连块匾额也没有。大师满腹疑惑,从有名望的老人口中才得知:岑兜村历代教习九角戏,名角辈出,各家各户若无戏角色,也有担笼夫。大师叹曰:“帝王将相,尽出于此也!笼,原来是戏笼。”

岑兜村一代山老艺人,便是听着这个

故事长大的。这个面积1.77平方公里、人口2600余人的小渔村,曾因“十家九戏”被称为“戏窝子”,高峰期由石井艺人在各地组建的戏班不下200多个。尽管村里现仅剩一支高甲戏剧团,但高甲戏早已名扬四海,走上大雅之堂。而村民每年正月初五依然保持一个传统——做“天公生”。

正月,一年中最为热闹的节日。特别是正月初九这一天,闽南一带到处能听到鞭炮声,家家户户都在正厅前面,放置八仙桌,摆上贡品,为玉皇大帝庆生,即为做“天公生”。

在喜庆的正月里,高甲戏一度成为丰盛的精神食粮。以往,每年的这个时候,岑

兜村民显得特别忙碌。为了生计,他们不得不挑着戏笼,组团四处演戏,只好提前操办这一民俗。此举延续数百年之久。

“戏公祖”已逝,岑兜村地位犹在。至今,但凡有人组建高甲戏班、剧团,都要不远千里到岑兜古戏馆拜师。头戴一顶黑色帽子,两鬓发白,蓄着白胡须,目光炯炯有神,正襟危坐……厅堂悬挂着的洪埔师画像,令人肃然起敬。古戏馆前,原本有个古戏台,相传由洪埔建造起来的。300多年前,这里是岑兜高甲戏艺人排戏切磋的地方。

2006年,孕育于明末清初的高甲戏,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历史的风尘淹没太多的过往,今日再拾洪埔故事,仅仅是历代艺人口口相传的一些零星碎片。



岑兜村“娃娃班”举行拜师仪式。

(图片为本报记者李想摄)